

欧洲制片人 如何在隔离期间推进项目



从左往右:马克斯·马尔卡、诺拉·奥斯特勒·斯皮特里、莎拉·伯恩、塔玛拉·玛丽亚姆·戴维特



EAVE 制片人工作组

在过去两个月中,随着全球电影制作的停产,制片人一直在寻求发展项目的机会,利用剧本线上会议,以保持项目的进展。

但是,那些希望在电影节上建立新的制片关系和筹集资金的人敏锐地感受到了疫情隔离带来的挑战——其中一些电影节已向线上活动转移,并都取消了实体活动——由于隔离项目被迫推迟拍摄。

迅速采取行动以保持项目存活的人中有今年 EAVE 制片人工作组的参与者,该会议本身受到了 Covid-19 病毒爆发所带来的限制的影响。

3月初在卢森堡举行的第一场研讨会制定的培训、网络和发展计划中的制作人已选定,但原定于下个月在戈尔夫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已推迟到10月,可能不得不在线上进行。

制片人概述了在隔离之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随着行业准

备恢复正常运行而面临的潜在陷阱。

“很快就会变得很清楚,今年对于我们来说将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我们行业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成群结队,无论是在拍摄、电影节还是行业活动中都是如此。”制片人兼瑞士 Catpics 公司的 CEO 莎拉·伯恩(Sarah Born)说。

“幸运的是,我们有许多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项目,并且我们有信心今年能够生存下来。但这将是艰难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无法拍摄或完成其他一些项目。”

其中包括由萨缪尔·佩里亚德(Samuel Perriard)执导的剧情片《陨落》(Falling),以及由比格纳·汤姆金(Bigna Tomschin)和阿尔琼·塔瓦尔(Arjun Talwar)执导的纪录片《I Dreamt Of A Nation》,后者试图在他的祖国印度追寻寻色的民主梦想。

“《陨落》已推迟至2021年,我

们本计划在3月份前往意大利进行取景,当然后来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博恩说,“《I Dreamt Of A Nation》是一部比较紧急项目,需要尽快制作,这是我们2020年最容易现实的项目。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希望获得基金资助。”

这部纪录片最近在 Visions du Reel 上推出,这是一个转移到线上的论坛。“诸如此类在线上发生的活动,是保持业界联系并推进项目进展的绝佳机会。”她补充说。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期望并且迫切需要的,带着我们的电影去往电影节曝光,将很难。”

项目发展正在加速

“我觉得我的生命都耗在了视频通话上了。”英国制片公司 Triangl 公司的制片人兼联合创始人诺拉·奥斯特勒·斯皮特里(Nora Ostler Spiteri)说,“确实可以不面对面工作,但是创意灵感却不如与您的合作伙伴同在一个房间时那么多。”

这家位于威尔士的电影和电视制作公司有六个项目正在积极开发中,并且已经体会到了隔离环境的利弊。

“我们发现,处于开发早期阶段的项目正在加速,而即将立项的项目似乎正在停滞不前,因为广播电视公司似乎还在犹豫不决,想再次试图猜测观众的口味在疫情之后如何变化了。”斯皮特里说。

Triangl 公司尚未推迟任何拍摄,一个即将到来的项目——由 Duchess Street 制片公司联合制作的6集电视剧集《大厅里的灯光》(The Light In The Hall)计划要在2021年春季开始拍摄,但他们在病毒危机中的工作确实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我们面临的独特的私人挑战之一是,我和丈夫占了 Triangl 公司的三分之二,而在家中蹒跚学步的孩子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时间实际上减少了一半。”她说,“在短期内,我们最好休假,但我们已决定保持动力并竭尽全力确保公司生存。”

作为诞生于2018年1月的新兴制片公司, Triangl 公司和其他新生的小规模公司一样感觉到 SeriesMania 和 MipTV 之类的活动被取消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我们能够通过视频会议和业界保持联系,但作为一家年轻的公司,我们真正缺少的是建立新联系的机会。”斯皮特里说,“你不能面对面交流与伙伴交流。”

剧本线上会议

对于更成熟的公司而言,隔离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时间表和流程。Endemol Shine 芬兰公司的剧本负责人马克斯·马尔卡(Max Malka)看到工作已经从会议室转移到了 zoom 在线会议。

“一切项目的发展都明智地在

按计划进行,但是我们不是在面对面的剧本讨论会上,而是在剧本线上会议组里工作。”她说,“由于每个人都在家中,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在线会议软件,因此安排讨论和专家访谈的时间要比疫情前容易得多。”

该公司即将开发的项目包括:喜剧-剧情电视剧《请驱逐我》(Please Deport Me),讲述了一个皮肤黝黑的芬兰女人,她厌倦了被自己的家乡不接受。系列青年短剧《舞蹈兄弟》(Dance Brothers),讲述兄弟姐妹之间因为对舞蹈之爱而起的冲突;还有一部《配角》(Supporting Actor),讲述了一个发现自己因为被诅咒而困在配角中的演员的故事。

马尔卡预计明年这三个项目全部都会投入拍摄。但是,当整个行业恢复拍摄时,这位制片人预测,完成新鲜内容产品的竞争将开始,“对人才的激烈竞争无疑将是一个挑战”。

在病毒大流行中发行

加拿大-埃塞俄比亚电影制片人塔玛拉·玛丽亚姆·戴维特(Tamara Mariam Dawit)还利用隔离作为契机,通过在线渠道(例如本月都灵的虚拟项目开发实验室),开始了她正在开发的纪录片项目的研究,并为剧情长片融资。

但是戴维特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那就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发行她的纪录片《寻找莎莉》(Finding Sally)。

“电影节取消后,发行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正是通过 Hot Docs 多伦多纪录片电影节来宣传《寻找莎莉》的,”戴维特说,在这部纪录片中她调查了埃塞俄比亚贵族姨妈的神秘生活,她姨妈在革命结束后消失,并导致海尔·塞拉西一世(Emperor Haile Selassie)被推翻。

“电影节一直是向买家、媒体和其他电影节展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加拿大以外,戴维特不得不重新制定这部电影的宣传和销售策略。”

在加拿大, Hot Docs 多伦多纪录片电影节与广播电视公司 CBC 有合作,会在黄金时段播放这部电影,作为其“Hot Docs At Home”节目的一部分。但是在加拿大以外,戴维特不得不重新制定这部电影的宣传和销售策略。

“由于许多其他电影节已被取消,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他选择,以让电影能够被电影节类型的观众看到。”她说,“但是这里存在着与地域距离阻隔有关的挑战,这将影响该片未来的其他销售和放映。这是新的发行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仔细考虑和测试。”

戴维特断言,在疫情期间流行的早期数字电影发行是“临时解决方案,不能替代电影院放映”。

“就个人而言,我可以在某些没有其他上映渠道的市场中使用视频点播平台,但我想确保仍然有一种观众可以参与问答环节的首映方式,对我来说,这是电影院放映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纪录片来说尤其如此,这些纪录片是基于问题拍摄的,与促使观众采取行动或引起行为改变有关。”她补充说,“电影院放映最终仍需要作为观众参与和拓展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大家现在都想解决的事情。”



戛纳电影节将宣布2020年官方评选

编译如今

戛纳电影节由于 Covid-19 病毒大流行而在今年取消了第73届的实体活动,该电影节已确认将在6月初宣布其特别的戛纳2020官方评选入围名单。

电影节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影节主席皮埃尔·莱斯库尔(Pierre Lescuré)和代表大会秘书长蒂埃里·弗雷莫(Thierry Frémaux)将于近日在电影节的网站及其社交媒体上宣布电影节阵容。

与往年一样,该活动将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 UGC 诺曼底电影院举行。

声明表示,弗雷莫将在这些电影上映或者在某些电影节放映时,可以打上戛纳认可的标签。

有关如何宣布和组织选择的全部细节尚未透露。

弗雷莫在5月初表示,今年的入围作品可能不会按照常规的主竞赛单元、“一种关注”单元和非竞赛单元这样划分。

即使被迫放弃了原定于5月12日至23日举行的实体活动,并且将活动推迟到6月底、7月初,该电影节还是决定在6月初之前一直开放报名通道。

选片委员会继续在家中工作,观看了总计1500部影片,并通过电话会议讨论了他们的选择。2020年夏季至2021年春季之间将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已获得了优先考虑。

许多有潜力的2020年的影片现在可能会推迟到2021年再出现在戛纳电影节上,2021年的选片工作将从秋季开始。据可靠的消息,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的《圣母》(Benedetta)、莱奥斯·卡拉克斯(Léos Carax)的《安妮特》(Annette)和南妮·莫雷蒂(Nanni Moretti)的《三个故事》(Three Stories)将被挪到2021年。

弗雷莫5月18日接受法国广播电台“法国文化”栏目的采访时证实,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电影《法兰西特派》(The French Dispatch)确定要在今年的竞赛单元中首映,而由于现在该片的上映时间定于10月14日上映,它很可能会出现在戛纳电影节的入围名单中。

根据仍在制定的计划,电影节将安排巡回放映——被戏称为“戛纳墙外”(Cannes hors les murs)——入围2020年戛纳电影节影片将在各个合作伙伴电影节上放映,包括多伦多电影节、多维尔电影节、昂古莱姆电影节、纽约电影节、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韩国釜山电影节和里昂的卢米埃尔电影节。



《法兰西特派》



《寻找莎莉》